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卷三

目錄

陽明篇

脉證提綱

經病脉證治法

腑病脉證治法
宿食

禁下脉證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卷三

張仲景先師原文

會稽虛谷章 栴編註

山陰 冀子陳祖望 校訂

允占錢 昌

陽明篇脈證提綱

陽明之爲病胃家實也

胃家者統陽明經腑而言也實者受邪之謂經曰

邪氣盛爲實。精氣奪爲虛也。素問云。傷寒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干不得臥也。是言邪由太陽傳陽明經之證。而仲景止標胃家實者何也。蓋萬物土中生。萬物盡歸土。而胃爲臟腑之海。人身之土也。故其在經之邪。有從自受者。有從他經傳來者。在腑之邪。有從陽經傳入者。有從陰經傳入者。有從臟而轉入者。旣入胃腑。如物歸土。無復傳變矣。故以胃家實。

三字統括諸義以下各條分析詳明也

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何謂也。答曰。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正陽陽明者。胃家實也。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

太陽陽明者。謂邪由太陽傳入陽明。卽化爲熱。則不惡寒而反惡熱也。脾主爲胃行津液者也。胃家邪熱盛。反約制其脾。不得爲胃行津液。故致燥渴。

便鞭如白虎湯滋其燥渴也。脾約丸通其燥結也。正陽陽明者。內經言。邪中於面。則下陽明。是陽明本經受邪。內及於腑。故名胃家實也。其邪初感。亦必有脈浮緊。惡寒等證。如下名條所敘者。但以陽明陽氣盛。而邪易化熱。旣卽不惡寒。而反惡熱。不同太陽之常惡寒。少陽之往來寒熱也。少陽止宜和解。若發汗利小便。則徒傷津液。而邪不解。因之轉入陽明。津液傷。則胃燥而煩。邪熱內實。則大便

難也。此總明三陽經邪所以入胃之證。上條如木之一本。此條如三枝。以下各條由此而生發也。問曰：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名陽明也。

此卽明太陽陽明之證。由初治不善而傷津液之故。蓋汗與小便皆水穀之氣所化。穀氣走泄則竭其津液。若下之而胃中空虛。其邪反乘虛轉入陽

明遂成內實干燥而大便難也。

本太陽病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

汗出不徹由治不如法。使邪不解。轉入陽明。卽爲太陽陽明之證也。

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

邪在太陽表。分陽氣被遏。故必惡寒。其風傷衛。則

自汗寒傷營則無汗若陽明陽盛之經故邪離太陽而入陽明卽化爲熱而不惡寒反惡熱也熱蒸水穀之氣外泄則自汗出乃爲陽明之證與太陽之風傷衛而自汗有惡寒者不同也

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漉漉然者是轉屬陽明也

初時發熱無汗嘔不能食是太陽寒傷營也繼而諸證未退而反汗出漉漉然者是邪轉屬陽明之

證也。若汗出而諸證皆退，則爲外解而愈矣。澀澀者，外泄不已也。

傷寒轉繫陽明者，其人澀然微汗出也。

寒傷營在太陽，則無汗。其後澀然微汗出，爲轉繫陽明。繫者，邪未全離太陽，兼及陽明者也。若太陽風傷衛，本自汗出，而必惡寒。若轉屬陽明，卽不惡寒，而反惡熱，以此爲辨也。然陽明初感，亦有惡寒，其無頭項強痛，則非太陽也。

問曰病有得之一日不惡寒而發熱者何也。答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卽自汗出而發熱也。問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爲陽明病也。

此言正陽陽明之證。由陽明本經受邪而入腑者也。以陽明陽氣最盛。故其邪初感。雖有惡寒。得之一日。寒卽隨陽化熱。而惡寒自罷。卽自汗出而發熱也。良以陽明居中土。萬物所歸。邪旣由陽明之

經而受，隨卽順道入腑，不復再傳他處，以故名正陽陽明爲胃家實也。

陽明病，若能食，名中風，不能食，名中寒。

此辨邪中陽明之證也。若風寒受於太陽，則有營衛之分，故脈證治法迥異。若不由太陽而邪中陽明者，陽明主肉，而無營衛之分，惟以能食不能食爲辨。風爲陽邪，陽氣盛，故能食；寒爲陰邪，陰氣勝，故不能食。若邪入胃腑，必不能食，亦無風寒之分。

惟有輕重淺深之辨也。

陽明中風。口苦咽干。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

此卽言邪中陽明者。易於化熱。故口苦咽干也。腹滿微喘者。陽明當肺胃之間。肺胃氣鬱故也。其身發熱而又惡寒者。邪在表分也。脈緊者。兼寒也。以無頭項強痛。故非太陽。而爲陽明之經證。邪未入腑。若誤下之。則傷脾腎。脾傷而腹更滿。腎傷則小

便難以下焦氣化不宣也。此辨陽明表證誤下則邪陷太陰而腹更滿。以太陰爲陽明之裏也。其與太陽表證誤下而成結胸痞者不同。以胸爲太陽之裏也。然陽明誤下不成結胸而太陽誤下亦有傷及太陰者。如太陰篇中桂枝加芍藥桂枝加大黃等證是也。

傷寒三日陽明脈大。

此總舉太陽陽明正陽陽明而言也。太陽傷寒其

脈浮緊，陽明初感，脈亦浮緊。如上條所云者，若至三日而脈不緊，變爲大者，是陽明之本脈也。以陽明爲多氣多血之經，故脈大。然則陽明傷寒，脈亦浮緊，其證則與太陽不同。太陽經脈行於背，故有頭項強痛。陽明經脈行於前，故有口苦咽干也。脈浮大，應發汗。醫反下之，此爲大逆。

脈雖不緊而浮大，邪尚在經，必當發汗以解。若反下之，使表邪內陷，如上條所云之腹滿、小便難等。

變證出矣。故爲大逆也。

夫病脈浮大。問病者言。但便鞭耳。設利之。爲大逆。鞭爲實。汗出而解。何以故。脈浮。當以汗解。

鞭同硬

此卽申明上條不可下之義也。脈浮且大。邪盛於表也。旣無腹滿實痛裏證。則下之邪反內陷。爲大逆也。其便鞭爲元氣實。非邪實也。必當汗出而解。以其脈浮故也。如不辨脈證。但見便鞭。妄用攻瀉。卽變壞病。故仲景特申戒律也。

陽脈微而汗出少者爲自和也。汗出多者爲太過。陽脈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爲太過。太過爲陽絕於裏亡津液大便因難也。

此言治之之法有善不善者。卽表少陽陽明之證也。陽脈微者浮按微弱則表邪已去汗出少則內熱已輕故爲自和。此治之善者也。如脈旣微弱而汗出多則裏熱盛爲發表之藥太過矣。或其陽脈實是有表邪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爲用藥太過也。

津爲陽液爲陰，皆胃中水穀之氣所化。發汗太過，而胃陽不能接續，爲陽絕於裏，亡其津液，則腸胃枯燥，大便因難也。此舉發汗傷津液而利小便事，同一例，名爲少陽陽明之證也。

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上。

陽明經氣旺時，邪乃解也。其發熱亦在經氣旺時，如潮之應時消長，故晡時發熱名潮熱，爲陽明之確證，異於太陽少陽者也。

陽明篇經病脈證治法

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此言正陽陽明傷寒之證治也。若無汗而喘。脈浮。緊。頭痛惡寒者。太陽寒傷營也。此寒傷陽明而無頭痛得之一日。其惡寒自罷。脈亦浮而不緊矣。然無汗而喘。則邪閉於表。與太陽同也。蓋肺爲華蓋。而朝百脈。陽明經脈連肺。故喘。肺與皮毛相合。故無汗。必當從麻黃例發汗。則愈。是麻黃湯爲開達

營衛肌肉發表祛邪之總法。非獨治太陽病也。

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

此言正陽陽明中風之證治也。太陽中風。必有頭痛而脈緩。今標陽明病者。發熱自汗。而無頭項強痛也。脈遲與緩相類。微惡寒者。以汗出多而腠疎。表邪未解也。故宜桂枝湯解肌以發汗。蓋上條無汗爲陽明傷寒。此條有汗爲陽明中風也。

或問、既是陽明傷寒中風、何以不用葛根湯法耶、
余曰、陽明本自汗而脈大、此以風寒初感、未嘗化
熱、故一曰無汗、一曰脈遲、葛根性涼、故不用也、須
知葛根不能治太陽病、而麻桂則可治陽明病也、
何也、太陽以麻黃桂枝兩法、分治營衛、而陽明主
肉、營衛在肌肉中、故治營衛、卽所以治肌肉也、葛
根走肌肉、而不能治營衛、以其性涼、不能開達腠
理、色白、不能入營、故也、麻黃開腠力猛、不能入營、

桂枝色赤入營辛溫達衛故能解肌以調營衛也諸家見用麻黃桂枝俱解作太陽之邪未去而不思仲景特標正陽陽明者卽內經所云邪中於面則下陽明是也皆因錯解胃家實爲胃腑實如果是胃腑實其各經之邪皆能入腑仲景何故獨言正陽陽明爲胃家實耶可知胃家二字統指陽明經腑而言謂由陽明本經受邪而入腑不從他經傳來者故稱正陽陽明爲胃家實也後又言病得

之一日其惡寒自罷者特表陽明本經受邪之證也若從太陽所傳其遲早無定安可必其得病一日卽惡寒自罷哉諸家於此等要義皆不明凡稱陽明病者總認作由太陽傳來若太陽焉有得病一日卽惡寒自罷之理乎其分辨太陽陽明正陽陽明少陽陽明一條反置於各條之後故次序紊亂失其義理無怪後學無門可入也且如太陰病有用桂枝湯發汗者則桂枝湯亦不獨治太陽風

傷衛也。良以脾胃統主肌肉。而桂枝能解肌調營衛以祛邪也。明乎此。方知仲景辨證之精。用法之妙。固難與庸淺者道也。

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欬。手足厥者。必苦頭痛。若不嘔。不欬。手足不厥者。頭不痛。

此辨陽明傷寒之變證也。陽明本自汗。故以無汗爲反。因寒邪外閉。未會化熱故也。若小便不利而無汗。又爲濕閉。今小便利。故爲寒閉也。至二三日。

寒邪內侵肺胃、故嘔而欬、四肢皆稟氣於胃、寒過胃陽、故手足厥冷、經氣因之上逆、則頭痛、然太陽頭痛在項後、陽明頭痛在額前、若不嘔不欬、不開肺胃、則手足不厥、而經氣不逆、故頭亦不痛矣、素問云、陽明主肉、其脈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干不得臥也、是陽明止有目疼、本無頭痛、故此爲陽明傷寒之變證也、舊註多從喻嘉言、解作熱邪入胃、熱深厥深、誤矣、夫熱深厥深、乃少陰厥陰

證也。若熱入陽明，必自汗而渴。今反無汗而不渴，足徵寒邪入胃也。寒過胃陽，肺氣亦窒，故嘔欬而厥冷。以肺胃相連，四肢稟氣於胃故也。若作熱治而投涼藥，豈非大誤哉？如下有脈滑而厥，用白虎湯一條，則有裏有熱也一句，其口渴等證已括於中。而脈又滑，故爲熱厥，則無頭痛。與此條之寒厥有頭痛者，正相反也。作景一語，包括多義。若草草讀過，焉能識其理旨哉。

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久虛故也。

此又推廣上條之義。以明無汗之故。非止邪閉一端也。其脾胃久虛。不能生津而化汗。則邪不能出。如蟲行皮中而麻癢。以皮中肌肉。脾胃所主故也。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而欬。其人必咽痛。若不欬者。咽不痛。

陽明中風。故能食。風邪上冒而頭眩。其邪化熱。則

不惡寒。內經言。胃中悍氣直上沖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其風熱入胃。隨氣上沖。故欬而咽必痛。咽與肺喉相連。邪循咽必及肺。故欬也。若不欬者。可知邪在經。而不入胃循咽。則咽不痛矣。此爲陽明中風之變證。故與太陽之有頭痛者異也。

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出也。

太陽傷寒。脈浮而緊。必有頭痛項強。而無潮熱。今

無太陽證而脈浮緊有潮熱發於晡時故爲陽明傷寒與太陽不同矣若脈但浮不緊則表雖未解邪已化熱寐時蒸汗而出名盜汗也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譫語若加燒針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脇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若渴欲飲水口干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

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

此風寒互傷陽明經表裏之證。亦如太陽之互傷營衛也。蓋陽明之表。肌肉也。裏。胃脘也。脘上通咽。下及於腹。故咽燥口苦。腹滿而喘。裏證也。脈浮緊。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表證也。以寒爲陰邪。滯於肌肉。故身重而脈緊。風爲陽邪。化熱內擾。故咽燥口苦惡熱也。既已自汗。又發其汗。重傷津液。使熱邪益熾。而汗爲心液。液涸故躁。而心憤憤譫語。

也若不發汗雖未傷津而用燒針助其邪火故怵
惕煩躁不得眠比譫語略輕也若不發汗不加燒
針見其內熱而下之邪尚在經下之徒傷中氣致
胃中空虛而客邪反擾動胸膈心中懊憹比之煩
躁又輕也其舌上有胎則邪壅膈間既不可汗下
故以梔豉湯湧吐去之也若其由發汗傷津而渴
欲飲水口干舌燥者用人參白虎湯生津以清熱
則其心躁憤憤暗語亦可以愈又不可因譫語而

誤作腑實用下法也。若因燒針助火而脈仍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此熱鬱三焦用豬苓湯滋液清熱而利小便則三焦氣化宣通邪火下泄其怵惕煩躁不得眠亦可愈也。此三法皆救誤治者也。或問何以知之。余曰觀各條皆用梔豉湯治懊憹此懊憹由誤下而來則白虎豬苓兩法皆治誤汗燒針所變之證可見矣。若未經汗下燒針時其風寒互持表寒少而裏熱多似宜桂枝二越婢一

之法爲當何也。以其風寒互持，故脈緊身重，腹滿而喘，必須麻桂，以其自汗，則須芍藥，其咽燥口苦，不惡寒，反惡熱，則須石膏，餘皆調和營衛之藥。陽明主肉，營衛在肉中，營衛調，則肌肉之邪解矣。或以脈浮緊，解作兼太陽者，非也。既無太陽頭痛之證，而又不惡寒，則非太陽矣。其脈緊者，寒邪滯於肌肉，故又身重也。況如上條之脈浮緊，必潮熱，潮熱爲陽明證，是陽明傷寒，脈亦浮緊，豈獨太陽而

已或曰既不涉於太陽何以云宜桂枝越脾而用
麻桂乎余曰豈不見上條陽明病而用麻黃湯桂
枝湯者乎若執定麻桂爲太陽藥尚未可讀仲景
書也又有入於溫病篇者亦非也若溫病脈不當
浮緊即使兼外感而汗出必解今既汗出且不惡
寒其脈仍緊可見因風寒互持之故也

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豬苓湯以汗多胃中
燥豬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

上條渴欲飲水而用豬苓湯者。因小便不利。水鬱其熱而渴也。小便利則熱泄而渴自止。若非小便不利。因汗出多。胃燥而渴者。當用白虎加參生津清熱也。不可用豬苓湯。更利小便以泄津液也。

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干。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

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

上條標陽明病陽明本自汗汗出而脈仍浮緊以表風寒互持之故蓋汗出爲風邪脈緊爲寒邪也此標中風故脈不緊而不得汗亦明風寒互持者也邪入陽明經裏延及少陽瀰漫三焦故脈弦少陽也浮大陽明也。不同太陽之浮緩矣。陽明經裏連於肺胃息不得舒故短氣腹都滿延及少陽故脇下及心痛三焦氣窒故久按之不通鼻干不得

汗胃病脾困而嗜臥三焦水道不行鬱而身黃小便難也潮熱者陽明之本證也風寒互持表裏皆閉脾胃不得升降則時時噦矣陽明經脈行耳前少陽經脈行耳後故耳前後腫也腫處刺之而小差表仍不解過十日脈續浮者可知刺後經氣得泄脈已不浮今續浮者邪有向外之勢然其腹滿脇痛等裏邪甚盛豈能遽使外解故與小柴胡和之而後其脈但浮而裏邪之餘證已無者其邪已

出於表可用麻黃湯發其汗庶得解也設小柴胡和之而不應三焦盡閉而不尿腹滿不減而反加噓此正不勝邪邪無出路則無法可治也方中行曰脈弦少陽浮太陽大陽明脇痛少陽也小便難太陽膀胱不利也腹滿等陽明也三陽證具見以陽明居多而任重也喻嘉言曰此一段至理千古無人看出全不識所言者何事詎知其起初惟恐傳經傳經則變生其後惟恐不傳經不傳經則勢

篤其脈弦浮大氣短以至時時噦皆上下道窮不傳也所謂萬物所歸無所復傳者原爲美事孰知其病邪歸之而不傳反成如此危候太陽未罷少陽兼見是陽明所主之位前後皆邪要知陽明之邪來自太陽去自少陽所以與小柴胡推其邪速往少陽去路也與麻黃湯推其邪速還太陽來路也余按方喻兩說皆似是而非者也此條是邪中陽明延及少陽非由太陽所傳而與太陽無涉者

何以見之、凡風脈皆浮、故曰、太陰脈浮、可發汗、厥陰中風、脈微浮、爲欲愈、則不獨太陽有浮脈也、三焦水道不利而氣閉、故按之不通、則小便難、而水鬱發黃、非膀胱病也、若膀胱病、而小便難、必有少腹滿之證、今無此證、可見非膀胱病、更非太陽也、陽明經脈行耳前、少陽經脈行耳後、太陽經脈上頭頂、至耳上角、今耳前後腫、而耳上角不腫、頭亦不痛、則非太陽矣、其無汗者、陽明主肉、肉三焦

氣閉也。經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若太陽無汗必惡寒，今既無汗而不惡寒，可知因三焦氣閉全不涉於太陽也。以其邪盛則病重，本非由太陽而來，已及少陽，亦非其邪不傳而使危重也。邪在陽明經裏，兼及少陽，則不能用汗法，未入於腑，則不能用下法，止有小柴胡和解一法可用，並非推之往少陽去路也。況陽明經淺，少陽經深，莫非推向深處，其邪反能出乎此，更不通之言矣。既經

和解而後脈但浮、無腹滿脇痛等餘證者、其邪已出於表、故可與麻黃湯一汗而解、亦非推之還其來路也、假使陽明裏證尚多、其可用麻黃湯推之而出乎、可見皆是臆說、而非仲景真實理法也、薛生白曰、喻嘉言才宏筆肆、嘗以大言欺人、今觀其所解、獨出己見、似乎新奇、而實非理、乃云千古無人看出、豈非以大言欺人者哉、然以張路玉之高、男猶抄襲其說、可知少有不被其欺者矣、

陽明病。脇痛鞭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濇然汗出而解也。

言陽明病者。必有脈大潮熱等證也。脇痛鞭滿。邪及少陽。中氣阻逆。濁壅不降。故不大便而嘔。舌胎白者。經熱腑寒。表裏不和也。既標陽明病。不過兼及少陽。而與小柴胡何也。蓋邪在經。必使汗解。而少陽爲樞。陽明爲闔。治其闔。邪必難達。不及轉其

樞之靈也。其樞既轉，以故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自然汗出而解。表裏通調，大便亦可出矣。於此見仲景用法之妙。上條之用小柴胡，亦此理也。其曰從去路推之之說，不亦陋乎？

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脇滿不去者，小柴胡湯主之。

潮熱爲陽明之本證也。大便溏，裏無熱也。小便自可，三焦通也。胸脇滿不去，則兼少陽之邪。邪在兩

經連界之地故主小柴胡和解以轉其壅爲最善也凡小便利否如太陽病則屬膀胱以膀胱爲太陽之腑也陽明病則屬三焦以陽明主中焦中焦病則三焦俱病經言三焦者水道出焉屬膀胱是三焦爲膀胱之上司也如五苓散一方宣通三焦氣化之法也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是謂三焦之氣化小便方能利也

陽明病初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其人骨節疼

翕翕如有熱狀，奄然發狂，濈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勝穀氣，與汗共并，脈緊則愈。緊字下必脫落一去字

陽明能食，爲中風，風爲陽，性疎泄，而小便應利，反不利者，以有水邪內壅三焦也。能食而腸胃和，故大便調也。骨節疼，翕翕如有熱狀者，外風內水，相持於肌肉經絡間也。倏然發狂，濈然汗出而解者，以其能食而胃陽旺，故水邪不勝穀氣，穀氣敷布，與水共并化而爲汗，表裏通達也。風脈不緊，以夾

水之陰邪故振緊水去則緊去而愈矣

陽明病若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澀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鞭後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

胃本虛冷又中寒邪則不能食上條因水邪閉鬱而小便不利此三焦陽氣不化而小便不利也四肢稟氣於胃因中水氣外溢手足爲汗水穀不化欲作固瘕津液不輸下焦反燥故大便初鞭後溏

也。陰寒固結，假水成病，而名固瘕。內經名大瘕泄，卽水穀不化而殭泄也。此教人與上條對勘。上條風邪挾水，風爲陽，故水從陽化汗而解。此寒與水皆陰邪，與太陽之外寒內水用小青龍者，因同病異證。寒中陽明，陽明之裏卽胃，故水寒合一與穀氣結成固瘕，似宜理中真武等法治之也。

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噤。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也。以其人本虛，故攻其熱必噤。若胃中虛冷不能食。

者飲水則噦。

此更申明上條未盡之義也。陽明本有發熱之證，而不知其不能食者，胃中虛冷，攻其熱，更傷其陽，必至於噦。噦者，近世名呃逆，或空嘔，亦名噦。比呃逆爲輕，皆由其人本元內虛故也。更當驗之，若胃中虛冷，不能食者，飲水則噦，如不噦，則非虛寒，其不能食，別有所因矣。

傷寒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愈。

噦者陰陽之氣格拒於中故而腹滿視其前後便
如有一部不利利之使陰陽升降通調則愈然其
虛實寒熱適有不同必當詳審其因而治之非以
攻下爲利也

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
欲作穀瘕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邪受於經胃腑無病故能食者爲中風今雖能食
而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者以胃中痰濕壅盛飽

則氣閉而微煩，風邪上冒，則頭眩也。痰聚由於脾弱不運，脾不運，則三焦氣化不宣，而小便必難也。風邪化熱入裏，痰與水穀蘊釀，欲作瘧病，瘧者，濕熱鬱蒸，身日皆黃，言欲作者，教人及早辨治也。然非有形實結，故下之徒傷元氣，而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陽氣弱，濁陰不化故也。

無陽陰強，大便鞭者，下之必清穀腹滿。

上條言雖下之，腹滿如故者，以陽虛脾弱，濁陰不

化也。凡陽虛而濁陰不化者，無津液輸布，則腸中
枯燥，大便必鞭，是謂無陽陰強，卽太陽篇提綱中
所云陰結是也。須用姜附薤白等通陽潤燥。若昧
者，是其便鞭而攻下之，則脾腎傷而下利清穀，腹
反尿滿，所謂腸寒生滿病也。清穀者，下泄清稀，完
穀不化，其陽敗甚矣。

脈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

此推原上條之義，以明脈象治法也。脈浮身熱，是

有表邪而不知其脈遲爲陽虛裏寒，即使便鞭爲陰結也。若誤攻下而表熱仍在，裏寒益甚，必下利清穀，以四逆湯急救脾腎之陽，用生附配干姜從裏達表，其外邪亦可解散而不至內陷矣。

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

胃寒則嘔多，兼少陽之邪則喜嘔，故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下也。若胃寒而攻之，必下利清穀，兼少陽而攻之，必挾熱下利矣。

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

胃居中焦，以通降爲順。若陽虛胃寒而濁壅，其肝邪乘虛來侮，則食穀欲嘔。故以吳茱萸泄肝邪而降濁。人參補中氣，姜棗調營衛也。若得湯反劇者，邪閉上焦，以吳茱萸參姜反助肝熱而劇也。蓋脾胃之氣上行極而下，下行極而上。其上焦氣閉，則升而不降，故食穀欲嘔。當開泄上焦，則升降調而自愈。

不涉於肝也。

以上皆正陽陽明之證治也。

太陽病。其人發熱。汗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宜五苓散。

此言太陽陽明之證治也。謂初起太陽病。必有頭痛項強惡寒無汗等證。今不惡寒。則太陽之邪已罷。其發熱汗出而渴者。邪入陽明而化熱也。熱渴欲飲水。少少與之。邪亦可解。以水爲天一之精也。

此下疑有脫文。既自汗而渴，陽明熱甚，津液已傷。若以法救之，當用白虎加參。豈有用五苓辛溫助熱滲泄津液之理？或者少少與之下，有若飲水多而成水逆者，但以法救之，宜五苓散。如此方爲合理。姑辨之以質明者。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郭傳陽明則必發熱汗出而無惡寒也。今其脈浮

無汗則邪閉於表、必先解表發汗、不可與白虎湯也。若渴欲飲水、裏熱已甚、而無表證者、當用白虎加參、清熱以滋津液也。觀此條義理、益可見上條有脫文矣。

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入參湯主之。

邪入於裏、則表無大熱也。口燥渴而心煩、內熱已甚矣。熱鬱肺胃、陽不能舒、故心煩而背微惡寒。以

白虎清熱加參助氣。氣旺則陽舒矣。此恐人疑背微惡寒爲太陽未罷。故特申之。其餘陽明證具已。在言外矣。

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

營行脈中。脈滑而厥者。陽明熱鬱。營衛不和。經氣不周於四末而厥冷。此上條之背惡寒尤甚也。其曰渴心煩等證。已括於裏有熱也一句中矣。故當主以白虎。恐人認厥爲寒。特舉脈象以明之。其所

以不用調營衛之法者必有陽明熱證熱在陽明而主肉營衛在肉中故清陽明之熱其營衛自調經氣自達而厥愈矣又本論卷八有言脈厥者脈初來大漸小復來又漸大皆邪閉營衛之故也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

脈浮爲在表滑爲熱故言表有熱也裏有寒者言此表熱初因寒邪入裏所化熱盛而浮於表故主以白虎湯清裏也然文法殊拗或有錯簡若真有

裏寒斷無用白虎之理而脈亦不應滑矣以俟明哲辨之

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

胸中者太陽之裏胃腑之表也太陽傷寒入裏化熱觸動胃中宿邪如痰飲之類則陰陽格拒故腹
痛欲嘔吐也主以黃連姜半辛開苦降寒熱並用
交通陰陽佐桂枝通經和營參黃甘草以助中氣

則表裏調達而邪解矣。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其未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鞭。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

太陽中風。脈浮緩。發熱惡寒而自汗。今諸證仍在。惟脈變寸緩關浮尺弱。而又心下痞。其不嘔則非

少陽之痞，必因誤下氣墜，故寸不浮而關反浮。惡寒者，表邪未解，則當仍從表治也。如未經誤下，不惡寒而渴者，此太陽已罷，轉屬陽明而痞也。陽明熱盛，津氣外越，故小便數而大便必鞭也。其熱在經，膈無實結，脹痛，故不更衣。雖十日無所苦，無所苦，則不當妄用下法。其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以解熱。若其熱甚傷津而渴者，不應有痞。今因停飲與邪熱搏結成痞，而津不升，故渴。但以法救之，宜五

苓散化氣以消停飲則痞散津升而渴自止矣蓋中焦痞結升降失度故津不升而小便數也

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汗下之與承氣湯發汗宜桂枝湯

邪正相爭則煩熱正勝邪卻則汗出而解乃又如瘧狀而發寒熱其熱發於日晡陽明經氣旺時此營衛之邪未淨而兼及陽明也當辨其脈而分治

法矣。若脈實者，陽明邪盛，而使營衛不和，蓋脾胃
爲營衛之源也。故發熱在日晡，同於潮熱之腑證，
則宜下之。裏氣通而表亦和矣。若脈浮虛者，邪在
營衛，故如瘧狀。以暑兼陽明，而日晡發熱，故宜桂
枝湯調營衛以發汗，則邪解也。其言脈實宜下者，
既有如瘧之表證，亦只可用調胃承氣和而下之，
故止言承氣之法，要人酌宜而用也。邪在淺深進
退之間，仲景辨析脈證精細如是，必使治法無絲

毫之差也。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大便
圓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常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
宜桂枝湯。

上條辨脈以分邪之淺深。此條辨證以分病之經。
腑。六七日不大便者。卽所謂腸約也。陽明熱結。不
得下行而上沖。故頭痛。然其痛在額前。不同太陽
之頭痛在項後。而又惡寒也。若大便照常圓解者。

其頭痛發熱，邪仍在表也。胃爲陽明之裏，邪在裏，故與承氣湯通胃。肌爲陽明之表，邪在表，故宜桂枝湯解肌。則胃中水穀之氣發而爲汗，以陽明多氣多血，故頭痛有熱者必衄。非謂衄後宜用桂枝湯也。此倒裝文法，因向在太陽篇，故多錯解義理。陽明病，口燥，但欲嗽水，不欲嚥者，此必衄。

邪傳陽明，卽化熱，其口燥，但欲嗽水，不欲嚥者，熱在經而未入腑也。熱動經血，故必衄。若熱在氣分，

必渴飲而不紐也。

脈浮發熱口干鼻燥能食者則紐。

此又詳申上條之義也。脈浮者邪在表也。發熱口
干鼻燥者以陽明經脈由口俠鼻故也。邪熱在經
不在腑故能食。經血熱則紐也。

以上皆太陽陽明之經證也。陽明經淺少陽經
深故邪有從太陽而傳陽明經者有從陽明經
自受者。少陽在陽明經裏故其邪多入胃腑不

必更由陽明之經矣。六經之邪皆能入胃。是故邪入胃腑。但當辨其結之實與不實。而分輕重緩急之治。不必論其邪從何經而來者也。

陽明篇腑病脈證治法

脈浮而大。心下反鞭。有熱屬臟者。攻之不令發汗。屬腑者。不令洩數。洩數則大便鞭。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脈遲尚未可攻。

營衛在表。臟腑在裏。衛爲表之淺者。營爲表之深者。臟爲裏之深者。腑爲裏之淺者。此言屬臟屬腑者。分其裏之深淺也。脈浮而大。是表脈也。反現心下鞭之裏證。於此當詳審也。若別無表證。而有熱

屬臟者謂邪熱入裏犯臟如煩心驚惕之類是內
熱盛而溢於表故現浮脈必當攻其內熱不可發
汗治表也然攻者非大攻大下之謂但使熱解而
已卽如結胸證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埋可
見其熱屬腑者必日渴自汗而有潮熱當保津
液爲要不可令小便數以耗津液使腸胃燥則
大便小艱邪初入未曾結實而汗出多者熱隨
汗泄則可自愈旣經結實而汗少其水山小便而

去則使大便難、卽上文洩數便鞭之理也、旣已便
鞭、必用下法以通腑去邪、若脈遲者、陽熱未盛、尚
未可攻也、是故發表不嫌早、不早則邪蔓延病重
也、攻下不嫌遲、不遲恐邪未結實、反傷本元而變
他證也、仲景特辨其脈證爲治腑病之綱要耳、
陽明病、心下鞭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
利止者愈。

上條心下鞭滿、而脈且浮大、云攻之者、以其有熱

屬臟之證恐人誤以脈浮而汗之也。如攻之止宜瀉心等法。不宜用承氣也。若無屬臟之證而但心下鞭滿其邪尚在少陽之裏胃腑之表。倘用承氣攻下反傷本元。若氣脫而下利不止者死也。利止者邪雖未去元氣尚固可治而愈。此特教人與上條對勘詳辨庶免誤治也。

陽明病潮熱。大便秘。瀕者可與大承氣湯。不鞭者不可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

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矢氣者。此有燥矢也。乃可攻之。若不轉矢氣者。此但初頭鞭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者。必大便秘而少也。以小承氣湯和之。不轉矢氣者。慎不可攻也。

潮熱爲陽明經腑之證。日晡所發熱也。必大便秘。方爲腑實。可用大承氣。不鞭其熱尚未結實。不可攻也。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內結者。少少與

小承氣湯試之，必轉矢氣，俗云屁也。以其火旺而結燥屎，湯入而火氣行，則轉矢氣。若不轉矢氣，其火不旺而無燥屎，但先頭鞭後必澹，故不可攻。火既不旺，攻之則脾傷不運，濁邪反壅而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津液傷也。與水則噦，陽氣傷而中寒矣。皆誤攻之故也。其後發熱者，陽氣旋復，餘邪發作，先經攻下，氣液兩傷，故大便必鞭而少也。可與小承氣和之，故凡不轉矢氣者，其火不旺，慎不

可攻也。

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濇然汗出者。此大便已鞭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

脈遲者。其人陽氣不足。故雖汗出不惡寒。其身必重。以陽弱而邪壅。故短氣。腹滿而喘也。有潮熱者。

邪漸結實、其外欲解、可攻裏也、四肢稟氣於胃、胃中熱結、而水穀之氣從手足溢出爲汗、則腸燥而大便已鞭、方可用大承氣也、若身汗雖多、微有發熱惡寒者、外邪猶未解也、若外解、則不惡寒而有潮熱、故其熱不溼、未可與承氣湯也、設若腹大滿不通、又有不得不下之勢、姑與小承氣和之、勿令大泄下、如此可謂詳慎之至也。

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躁。心下鞭。至四

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鞭後必澹未定成鞭攻之必澹須小便便利屎定鞭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

二三日邪入陽明少陽之期已無太陽柴胡之表證然其煩躁心下鞭邪尚在經故如上條云心下鞭滿者不可攻况又脈弱元氣不足也至四五日能食者以邪未入腑故能食雖能食而心下鞭滿

故少少與小承氣微和其胃、令小安、是權宜之法也、至六日、再與小承氣一升、如便通、則邪解、若竟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邪雖入腑而不能食、其小便少、邪熱尚未結實、便必初鞭後澹、攻之必更澹泄、須小便大利、則胸熱盛而蒸水外行、屎定成鞭、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此條總因脈弱、恐元氣不勝藥氣、故再四詳審、左右迴顧、必俟其邪氣結實、而後攻之、則病當其藥、便通可愈、否則邪不去、

而正先萎病卽危矣

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

已有邪熱入裏之證未曾吐下而心煩者並無大實滿痛可與調胃承氣微下其熱蓋心煩亦卽首條所云有熱屬臟之類輕則心煩重則譫語也夫病陽多者熱下之則鞭

陽氣多者邪易化熱熱盛則陰傷下之再傷其陰液則腸胃燥而便秘也當滋津液不可更下矣

跌陽脈浮而濇。浮則胃氣強。濇則小便數。浮濇相搏。大便則鞭。其脾爲約。麻仁丸主之。

跌陽胃脈也。浮者邪氣盛也。濇者脾氣結也。脾本爲胃行其津液者也。胃家邪熱氣強。脾反受其約制。不得行其津液。而水液下溜。故小便頻數。水從外走。則腸胃枯燥。故脈浮濇相搏。而大便難矣。用麻仁丸潤以通之也。蓋三焦主升降而行水道者也。升降實由脾之轉運。脾受約制而不轉運。則升

降失度。三焦氣化不宣。或窒塞而小便不利。或下
溜而小便頻數不利。則變水腫。頻數則大便難也。
脈浮而芤。浮爲陽。芤爲陰。浮芤相搏。胃氣生熱。其陽
則絕。

浮者。陽盛於表。芤者。陰虛於內。浮芤相搏。則陽偏
亢而胃氣生熱。胃熱則津干矣。其陽則絕者。謂陽
津不得接續而升也。

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

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鞭，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爲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病發於陽七日愈，病發於陰六日愈。十三日，人身陰陽旺氣已周，其邪不解，因而過經轉屬陽明，發譫語者，邪熱盛也，當以湯藥下之。凡小便利，則水道通，邪熱在胃，劫其津液，大便必鞭，今反下利，知醫以丸藥下之，未能蕩滌其邪，而直下傷氣，故下

利而邪不去，仍發譫語，此非其治也。氣傷下利，脈當微厥，謂竭蹙不能應指也。今反和者，是其元氣尚強，邪熱內實，宜用調胃承氣和而下之也。設脈不和，或微厥者，又當別論可知矣。

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一升，腹中轉矢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矢氣者，勿更與之。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澀者，裏虛也，爲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譏語發潮熱皆陽明實熱之證脈應沉實有力其滑而疾者來去速疾不勝久按是氣虛不固也故先與小承氣一升若轉矢氣者尚能運動藥力可更與一升以通之若不轉矢氣其元氣不振不能運藥且攻邪則不可更與矣至明日仍不大便脈反微濇是邪不盡而元氣已萎故爲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大實則譏語虛

鄭聲鄭聲有重語也

元氣不虛而邪盛爲實。譏語者無義理之妄語。聲必高亮。鄭聲爲重語者有義理之言。或平日所爲之事重複而語刺刺不休。聲必低弱。是本元虛而心不能主持故也。實者攻其邪。則元氣自復。虛者必以扶正爲主也。如上條之譏語而脈不足。是爲邪實正虛。故難治也。

傷寒四五日。脈沉而喘滿。沉爲在裏。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大便爲難。表虛裏實。久則譏語。

邪已入裏故脈沉而喘急腹滿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徒虛其表內熱更甚而發譫語矣

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譫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

經曰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是汗與血出於一源也重發汗而亡陽津其營血亦竭矣心無血養邪熱擾亂而譫語其脈短者生氣不能接續故死若脈和者本元未敗猶可治之而不死也治法列

汗吐下後篇中宜互參之

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鞭。鞭則譫語。小承氣湯主之。若一服譫語止。更莫復服。

此言雖不重發其汗而亡陽。但凡汗出多者。則津液耗而便鞭。譫語然止。胃燥非大滿大實。故以小承氣湯微下之。若一服譫語止。更莫再服。恐反傷也。良以汗爲心液。液涸而心神無主。故譫語治之。當以救液爲要。不可單攻其邪也。

直視譫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

直視喘滿、肝腎氣絕、直視下利、脾腎氣絕、雖無譫語亦死也。

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澱然汗出則愈。

衝脈爲血室、肝所主、而與陽明經脈會合、故陽明邪熱得以流入血室、其脈上通於心、故而譫語、血從大便而下、故知其熱入血室、若下血而無譫語、

其熱止在陽明，亦可隨血而去也。以邪入血室，故當刺期門，從肝募而泄其熱也。合病併病篇後有腹滿譫語，肝乘脾，名曰縱刺，期門一條，其邪在肝。此陽明邪熱入血室，亦從肝而泄之，故譫語刺期門則同，而病邪之來源則不同。肝邪乘脾而譫語者，母病及子，而心脾經脈又相通也。

陽明病，其人善忘者，必有畜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善忘。屎雖鞭，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湯。

主之。

標陽明病者必有潮熱自汗等證也。與之言隨即忘爲善忘也。以心主血脈血藉氣行其血瘀結而氣不達於心故神憤善忘因其久瘀在經脈而新血不得循序周流則畜於腸胃大便鞭者邪熱也。以有畜血故反易出而色黑於此足可徵矣。此不涉於血室故無譫語與熱結膀胱之有譫語者又不同而同用抵當以下瘀血也。

陽明病。譫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
六枚也。宜大承氣湯下之。若能食者。但鞭爾。

此言風邪入裏化熱。而譫語有潮熱也。中風本能
食。今反不能食者。以胃中有燥屎阻結也。故宜大
承氣下之。若能食。則無燥屎。但便鞭爾。以無形邪
熱擾心。而發譫語。胃無實結。而能食者。下之。宜調
胃承氣也。

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爲風也。須下之。過

經乃可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裏實故也。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風邪在表，則自汗出，不應有譫語。今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故如腑實一般，必須下之。然在表之邪未盡入裏，須俟其過經入腑有潮熱而後下之。若下之早，熱反內陷，語言必亂，以表邪陷裏故爲表虛裏實也。若其經邪入腑，下之則愈，宜用大承氣湯。倘下早而語亂，當用救治之法，非謂仍用大

承氣也。此倒裝文法，不可錯解。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

以有燥屎而胃腑實，故發作有時，亦如潮熱之類。其繞臍痛，尤爲明證。氣閉不通，則煩躁也。故宜大承氣以下燥屎。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

津液由脾胃化生，燥屎結阻，升降氣窒，小便不利，而水穀之氣不得輸布，或蓄於內，則大便乍易，或溢於外，則內燥而大便乍難。胃氣不得通降，有時陽浮於表，而發微熱，氣阻不通，則喘而上冒，不能臥也。總因燥屎結阻之故，下之自愈。

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頭鞭後必澀，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

下後則邪去而安。今心中懊憹而煩，非餘邪不淨，
卽胃中有燥屎結阻未下也。有燥屎者，其腹按之
必堅實而痛，如上各條之現證也。倘腹微滿而無
脹痛，則非燥屎，但初鞭後溏，不可攻之。凡有燥屎，
俱宜大承氣湯者，以芒硝可軟堅也。

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饑
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

此卽明餘邪未淨而無燥屎者，下後有形實邪已

去則無脹痛之證矣。尚有無形熱邪散漫，故外有熱而手足溫，並非誤下邪陷，故不結胸，而但心中懊憹，邪熱肆擾，故餓不能食。其熱由胃上蒸而出頭汗，故以梔豉湯輕泄湧吐，使邪從上散也。

陽明病發熱汗出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言陽明腑實，脈證全具，而發熱汗出多，則津液大泄，故當急下。遲則熱結愈甚，必有昏厥之變，而津液干枯，雖下不得通矣。

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發汗則津液先傷腹滿痛則內結已實故當急下亦恐其津液干也觀篇首各條有云脈遲尚未可攻有先鞭後澀者不可攻有用小承氣微和之勿令大泄下者皆從脈證異處較勘權宜其緩急輕重而施治法皆仲景精微軌則最當究心者也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有形之邪結故腹滿不減似乎畧減亦不足言者

其內實可見故宜大承氣下之也。

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病已差。尚微煩。不了者。此大便必鞭故也。以亡津液。胃中燥。故令大便鞭。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爲小便數少。以津液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陽明病。本不惡寒。而自汗出者。其裏熱已盛。若渴者。當用白虎湯也。既已自汗。更重發汗。邪雖解。而

汗過多傷津液故大便鞭也。便鞭氣閉故微煩不
能了了清爽。教人靜養勿治。俟津液還入胃中必
大便出而愈。蓋三焦包胃腑之外。水由三焦而行。
則爲小便。小便少則水歸胃腑而大便潤矣。世俗
見大便多日不解。不明虛實妄用攻瀉殺人多矣。
如上各條之當急下而不下者其害亦然。

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爲津液內竭。
雖鞭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密煎導而通之。若

木瓜根及大猪膽汁皆可爲導。

此又中上條之義。或恐干燥日久便不得通。腹中脹悶。可用潤導之法以通之。蓋既發汗而小便又利。其津液皆從外泄。不得還入胃中。必致內燥。日甚。若無脹悶。當養津液。俟其自通。不必導之也。

宿食

問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脈浮而大。按之反澹。尺中亦微而澹。故知有宿食。當下之。宜大承

氣湯

人病有宿食者。謂得陽明病證而兼有宿食也。脈浮而大。本陽明之病脈也。以兼宿食裏結。故按之反濡。尺中者。下焦之氣也。食滯腸胃。下焦氣不宜通。故脈微濡。靈樞云。水穀者。常并居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以宿食不行。則下焦氣閉。故當用大承氣通腸胃去宿食也。

下利不欲食者。以有宿食故也。當下之。與大承氣湯。

下利不欲食者外邪入裏與宿食膠結如近世噤口痢之類必有腹痛邪積之證可驗也若脾虛下利而胃寒不欲食當用理中等法溫中扶脾胃也必有實熱積滯方可用承氣下之虛實之分卽死生所係不可誤也亦有虛寒而兼宿積者附子大黃並用溫臟通腑古法多矣皆當考究蓋臟溫則陽氣化腑通則宿積去也

下利脈反滑當有所去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下利氣習脈必沉弱反滑而有力是實熱內盛火性急迫而利當有熱邪所結而應去之宜大承氣下之乃愈也

下利三部脈皆平按之心下鞭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浮中沉三部脈皆平元氣充也心下鞭者邪結實也下利者熱邪迫水下行而邪結不動下利多則津液干雖下不通故當急下也

下利脈遲而滑者內實也。利未欲止。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脈滑爲熱。遲者邪結內實。氣行遲緩也。利未止。當下。義與上條同。

病腹中滿痛者。此爲實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以上各條。或舉脈。或舉證。互明其理。皆爲實熱。故當下也。如下利不欲食。有宿食當下。亦必有如前後各條之脈證可憑。教人勘驗者也。

宿食在上脘者當吐之。

如脹痛在上脘，知爲宿食，當吐之，以其近在胃口，吐之易去，下之反逆而不行也。

下利差後，至其年月日復發者，以病不盡也。當下之，宿積未淨，至其年月日，仍感舊時之氣候，則邪動而病發，後世所云休息痢者是也。故當下其宿積，禁下脈證。

諸虛者不可下。下之則大渴。求水者易愈。惡水者劇。

虛而下之邪熱未除元氣反陷不能生津則大渴求水者陽鬱不升治之易愈惡水而又渴者胃陽已敗故劇也

脈數者不可下下之則必煩利不止

邪入於腑脈當沉實其數者邪尚浮動未曾結實下之則浮動之邪內走而心煩元氣下陷則利不止也

諸外實者不可下下之則發微熱亡脈厥者當臍握

熱^c

諸外實者、或衛實營虛、或營衛實臟腑虛、此言素來稟體有盛於表而虛於裏者、下之更虛其裏、則無脈而厥矣、蓋脈根於裏者也、其外實之陽浮越而身發微熱、其內存之陽僅有當臍一握之熱、良以當臍爲命蒂、其陽之不絕如縷、因而營氣不能接續、則無脈而厥也、

咽中閉塞、不可下、下之則上輕下重、水漿不下、臥則

欲蹇身急痛下利日數十行。

咽中閉塞者脾腎陽虛津氣不升也下之其氣更傷而下墜則上輕下重不能舉步也胸胃無陽敷布則更閉塞水漿不能下矣四肢營衛陽氣不周臥則欲蹇而身拘急疼痛也脾腎氣不固攝則下利日數十行此須四逆真武等法以救之也。

動氣在右不可下下之則津液內竭咽燥鼻干頭眩心悸也。

動氣在右者。脾肺氣虛不固也。夫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脾肺氣虛。則津液本少。故下之而氣傷。使津液內竭。無以上潤。則咽燥鼻干也。氣液兩傷。虛陽化風。則頭眩。營血耗損。則心悸也。

動氣在左。不可下。下之。則腹內拘急。食不下。動氣更劇。雖有身熱。臥則身躁。

動氣在左者。內經言胃之大絡。名曰虛里。出於左

乳下其動應衣。脈宗氣也。又言動甚。宗氣泄也。此出於中焦之營氣。營行脈中。故爲脈之宗氣。動甚則宗氣外泄。肝膽之氣。因而不調。下之傷陰。經脈失養。則腹內拘急。胃中格拒。食不能下。而動氣更劇。虛陽外露。身雖有熱。而臥則欲踰。正爲腹內拘急之故。非因畏寒而踰也。

動氣在上。不可下。下之。則掌握熱。煩。身上浮冷。熱汗自泄。欲得水自灌。

動氣在上者。上焦膈鬱。肺氣不順也。下之而中下焦氣泄。上焦衛陽陷入於營。故掌握熱而心煩。營熱衛寒也。衛寒故身上浮冷。營熱故熱汗自泄。煩熱甚欲得水自灌。蓋本營衛不和。而上焦氣動。故發出營衛諸證也。

動氣在下。不可下。下之則腹脹滿。卒起頭眩。食則下清穀。心下痞也。

動氣在下者。腎氣不固也。下之更傷脾腎。脾傷則

不運化而腹脹滿腎傷而虛陽上冒則卒然頭眩
中虛且寒食則下利清稀完穀不化濁陰反壅心
下痞結也亦當用姜附四逆加消痞之法

卷三終